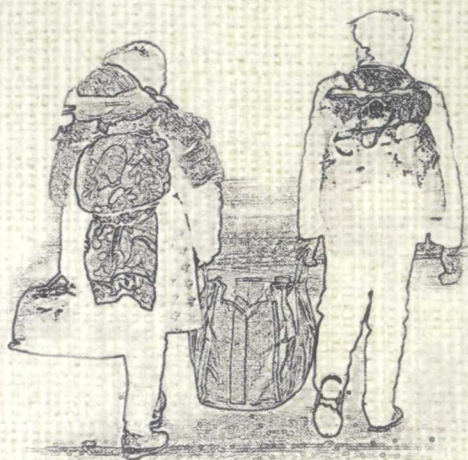




门朝天开

曾宪国 著

MENCHAO TIAN KAI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I2
1247.57
1250



门朝天开

曾宪国著

MENCHAO TIANKAI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朝天开/曾宪国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624-5314-7

I. ①门…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4013号

门朝天开

曾宪国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喻为民 书籍设计:钟 琛

责任校对:张洪梅 责任印刷: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7.25 字数:260千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314-7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上 篇..... 001

第一章..... 002

半个老乡..... 002

出走..... 008

探监..... 011

人市..... 015

第二章..... 019

老茶馆..... 019

豆花西施..... 022

小屋..... 027

讨债..... 031

第三章..... 037

行走..... 037

鸟枪换炮..... 044

石梁上..... 051

夜啤酒..... 056

杜渝生..... 063

拜菩萨..... 069

第四章 077

大堂经理 077

还钱 086

内裤上的口袋 090

困惑 093

保姆 098

两个女人 103

回家路上 108

在家的日子 114

坚守 123

下 篇 129

第一章 130

分手 130

进入人市 138

探望典小松 145

纠纷 153

猴儿挨打 163

第二章 172

老船长住院 172

江边	181
典小松服刑	184
新闻	189
穿马甲的挑夫	198
遗嘱	202
遗产	207

第三章

212

座谈会	212
搬家	219
周棒棒的电话	223
借钱	227
集资	233

第四章

241

出事	241
张律师	248
办丧事	255
猴儿外逃	259
回家	265

上篇

SHANGPIAN



第一章

· 半个老乡 ·

夕阳西下的时候，小客轮缓缓靠近趸船，喇叭终于放出话——重庆城到了，停靠嘉陵江千厮门码头。

乘客们听讲，解脱似的忙乱起来，有取行李的，有提醒不要掉东西的，性急的干脆提起东西站在了过道上。

我也慌乱了，心里咚咚跳，人却坐在位子上不动，不知该怎么办。

一座建在高坡上的城市，从舱外向我挤压下来。从没见过这么多这么高的楼房，许多石梯坎从江里伸出来，梯子一样架在这些楼房之间。

这座城市的高大和气派，顿时叫我恐慌。

我最后一个走出船舱。有个穿救生衣的水手，眼里透出诧异，一直盯着我，就像我是逃票的。走在前面的人，踩得金属跳板咣当咣当响，我脚步总是发软，迈不大开。

走到跳板中央我停下来，掉头看小客轮，小客轮在轻轻摇晃，似乎在向我道别。这一别，又不知哪天坐它回龚滩，再坐县上班车回镇上，再走几个小时山路，回到没有一个亲人的家？

太阳从对面楼房后面缩下去了，空隙间透过来一条条光带，洒在江上，江面像浮起一层油在熊熊燃烧，蹿起高高的火苗子，我再不走开，就会被火苗子吞噬。两天紧赶慢赶的路程，小客轮吃力地逆流而上，这些难道会跟我来这里后的命运相同吗？我掂掂肩上挎包，挎包里就两件换洗衣服，然后摸贴胸口袋，里面是身份证和母亲给的八百元钱，现在只有七百元了。这点钱能供我生活多久？心子像悬在半空

中，落不到实处。

江水在跳板下荡漾，晃得眼睛也有些发花。我走过金属跳板，登上石梯坎，战战兢兢地投进了重庆城怀抱。

踏上码头，是一个叫朝天门的广场，广场大得让我目瞪口呆。

我们山区难见一块巴掌大的坝子，坝子属于山下，是风调雨顺、富庶的象征，是生长香喷喷稻谷的地方。这广场比我们那些坝子看来还富有，四周栏杆都是大理石砌的，喷泉向空中喷洒水珠。广场外是个圆花坛，几条马路在这里交会，车辆川流不息，弥漫起杂乱而又迷人的气息。站在广场上看四周的人，四周却没有谁看我。在这里，我感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甚至还不如那喷洒向空中的水珠，那水珠在反射出落日的光彩，引无数人观看。

打量通向不知何处的四方路口，何去何从？惶怵再次抓住我，比下船时更紧更揪心。

母亲说我生下来就鼻子灵，是狗鼻子。那天我从娘胎一出来，三亲六戚来看我，我还没睁眼就在他们手上传递，哭声能揭开房盖，但一回到母亲怀里就安静得悄无声息。亲戚们都说，怪耶，这娃娃会用鼻子认人。我对这陌生的城市的恐慌还没有消失，是我的狗鼻子，就帮我找到个叫我心安的人。

在一张石椅上坐着个四方脸的中年人，伸直两条腿，抱着双臂，下巴垂在胸口上打瞌睡。尽管他样子做得很悠闲，我还没坐下来就晓得他也是个农村人，不是凭他衣着，是他身上有一股烂红苕味。离家的时候，乡亲们见我孤苦一个人，怕受外人欺负，多有忠告，李黑娃的父亲，再三叮嘱到了城里，一定要多长个心眼，不要轻信陌生人，特别是城里人。这个人有股烂红苕味，就正是这股烂红苕味，才叫我敢坐在他旁边的。

我一坐下来那人就问，而且是闭着眼睛在问：“新来的？格老子问你。”

我说：“看出我是新来的？”

他说：“格老子早就看出来了，你那样子。”

他又说：“就不怕它吃你，敢来？”

我有些不明白，问：“你说谁会吃我？”



“还有哪个，格老子重庆城！”

重庆城真像他说的那样会吃人？把我吃了，又怎么个吃法？我无法搞清楚。不过，他这一说，还是使我一怔。难怪下船时，这座城市那么叫我恐慌！我沉默了。

他笑了，说骇你的，它倒不吃人，是我会把你吃了。他打起一串哈哈。他这一说，反倒让我放松了，也陪他一阵笑。他又问我是哪来的，我说酉阳。他嘴一瘪，说那地方穷山恶水，鬼都不生蛋。我很不了然，再穷，也是我家乡。我说才不是哩，是山清水秀。

他睁开了眼看我，鼓眼，让人觉得有点凶，说：“格老子在那里当过几年兵的。”

虽说他样子凶，但鼓眼透出的光却是和善的，特别是他话中亲切的乡音，更像一股风吹开了我心中提防的大门，阳光合着雨露一下漫进来，温暖着我，滋润着我。这真有点他乡遇故人的亲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重庆城，我悬起的心，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落处，举目无亲，突然有了依靠。我说：“那靠大哥关照哟。”

他伸手拍我肩，说：“好说，格老子半个老乡嘛！你有烟吗？”

我赶忙拿出烟给他一支，他夹在耳朵上，又从我烟盒里取一支才点燃。他舒服地抽着我的烟，夸起我是老实人来。一阵东拉西扯后，他又说要请我吃饭。他的大方真叫我受宠若惊，还想该不该答应，就被他一把拉起，来到地下通道里一家吃食店。这是从广场通往江边码头的地下通道。我被按在凳子上坐定，不由分说，他就点了两样凉菜，两瓶啤酒。

他说话喜欢格老子，好像当然就是我的长辈，我就得事事听他的，虽说这有点叫我感到压迫，但他耿直的性格还是给我好印象。我们互报了姓名。他叫胡光明，让我叫他胡哥。他听我姓毛，叫狗狗，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说我好名字。他要我为我们的认识把一瓶酒干了，于是我们抓起酒瓶当地碰一下，一仰颈子，都咕嘟咕嘟灌了下去。我第一次这样喝，不适应，心里却痛快。一瓶酒灌下去，肚子像气球，膨胀起来，叫人难受。我打了个隔，觉得该谈正事了，说：“胡哥，想跟你打听个地方。”

“你说，在重庆城，格老子没哪点不晓得的。”

“九板坡监狱。”

“为啥打听那鬼地方？”

“去看个人。”

他鼓眼睛落在我脸上，停留好一阵，是在探究我说的真不真。不过，他的目光的确叫我难堪，别的不打听，开口却打听关人的地方，是有点让我脸上过不去。我躲过他探究的目光。随后他也放弃了探究，又哦了一声，说：“就在城里，离这里不很远，格老子明天陪你去。”

他要我们一人还要两瓶，我不行，只要了一瓶，他自己要了两瓶。他喝到最后一瓶，说的话开始神起来，他说他在重庆城日子过得自在，结识不少城里人，甚至还讲起玩过的城里女人。说起城里人，就吊我胃口，特别是城里的女人，更让我怦然心动。这些是他最得意的话题。他咂巴嘴皮子对我说：“城里女人就是不一样，周身白净，身上没得太阳臭。”

只有我们乡下人才说太阳有臭味。能说这种话的人，敢于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旁若无人打瞌睡，仅凭这点，对他所说的一切，我能不信吗？不过，也有些疑问，既然他城里有熟人，又为什么整天闲得没事做？但我没问他，这不值得深问。

结账时，胡光明说尿胀慌了，忙慌慌就去了洗手间。服务员拿着账单，笑嘻嘻站在我面前，我咬了咬牙，摸出三十二元，给了。钱给了，胡哥回来了，说哎呀，你就给了哇。我向他苦笑一下，也不好说什么。

出了吃食店，跟着胡哥走进一条小街。从街边铺面招牌看出，这条街叫千厮门河街。吃饭时，胡哥就叫我今晚去他住处将就一夜。

啤酒使胡哥的脚步有些飘了，他甩着双手，愉快地在前面飘，嘴里哼着曲子，声调忽高忽低。我听出他哼的是我们土家民歌《木叶情歌》。这首民歌在武陵山区广为流传，连三岁的小孩都会唱。在我不熟悉的地方能听见我熟悉的民歌，心里抑制不住激动，眼眶也发热了，便应和起来：

大山木叶烂成堆，

只因小郎不会吹，



几时吹得木叶叫，
只有木叶不用媒。

大山木叶青翠翠，
妹要小郎展劲吹，
几时吹得凤凰调，
木叶就是大红媒。

胡哥听见了，站下来，笑咪咪望我，伸出手臂围住我。

嘉陵江飘来轮船笛声，低沉而闷响，震得我心子欢乐得一阵阵发颤。

我突然觉得这座城市早已跟我有了某种联系，早在这里等待我来熟悉它。虽说心里的惶恐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我觉得有点喜欢这座城市了。

我们进了一间房子，一家私人客栈，比街面低半层的地下室。

一盏低瓦数灯泡吊在水泥横梁上，发出昏黄的光，照得屋里影影绰绰。三十来平米屋子，紧挨密靠七八张床，床是各式各样的，有收折铁床，有木架床，还有砖头垫起的木板床。屋子里一股阴沟味。

胡哥把我引到里边靠墙一张床，对我说是他的，给我睡。又向一边在打扑克牌的喊了声小三，一个小伙子答应了，胡哥要他去跟人合铺，他睡他的床。胡哥对我说，这些都是他弟兄，叫我放心睡。他向我交待了洗漱屙尿的地方，蹬掉鞋子，和衣就倒在旁边床上。倒床的胡哥，嘴里先还在咕哝，不一会儿便响起鼾声。

离家两天了，还没睡过安稳觉。我感到极度疲倦，上眼皮涩重得往下掉。我把脱了的上衣大致折一下，和挎包一起放在头与墙壁之间的枕边。枕头一股烂红苕味，可我头一靠上，合上眼皮，那味道就渐渐淡了……

一觉醒来，门外已经大亮。一身还是疲惫，感到疲惫是从心里漫出来的，想化也化不掉。我从来不知道恐惧，在这一刻，还感到了这疲惫由恐惧包裹着，使人累得慌，连抬起头来看看的力气也没有。我犹疑地望着顶上的水泥横梁，横梁挂着阳尘，一吊一吊在流动的空气

中摇晃。我不知自己身置何地，睡在何处，半晌才搞清楚鼓起勇气坐起来，见屋里人出门了，只有对面一张床上还蜷缩个人，在呻吟。

我拿衣服穿，忽然觉得衣服被动过。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抓过衣服，里面掉下一张纸，一张从水泥袋上撕下的包装纸，还有一股水泥味。上面写道：

毛狗狗：实在对不起，我急需用钱，从你这里拿了三百元，算跟你借，以后一定还，放心。见你睡得香，没有叫醒你，就自己动手拿了。请原谅！这作为我开的借条。我不能陪你去监狱了，给你画了路线图，照着走，最多半小时。要是你愿意，还可以来住。

胡光明

下面是去监狱的路线图，画得歪歪扭扭，倒也一目了然。

我气得大声骂狗日的，扔了纸条，翻口袋一清，果然少了三百元。除去昨晚的花费，只剩不到一半了。

我被不要脸的骗子行径气得浑身发抖，穿好衣服，去到那人的床前，厉声问：“晓不晓得姓胡的在哪里？”

那人睁开眼，望我一下又合上了，呻吟一声后摇摇头。大概他病了。我又恶狠狠骂一声，把床前一双皱巴巴皮鞋踢得飞起来，一只挂在对面墙上钉子上，一只击中电灯线，灯泡被弹得老高，灰尘纷纷坠下，鞋子砰地又落进一个盛满脏水的盆子里，水溅湿一地，鞋子像只脱毛的鸭子在盆里荡。我随便倒在一张床上难过得流出眼泪，好一阵过去，心头怒气也难消。

我拿起纸，又看一遍，这次竟觉得胡光明说得很清楚，没半点欺我，还相当客气，跟爱充格老子的他判若两人。叫我不痛快的是，为什么他自己动手，动得还理直气壮？不过又一想，他真要开口借，我会借吗？会借那么多吗？我恨自己昨晚喝多了，管不住讨厌的嘴巴。忘了母亲给钱时的话，放好，财不要露白。最后不得不承认，姓胡的精明，采用的是最成功的借钱方式。我佩服胡光明，干这事不露声色，从认识到醉酒回来睡下，都没透露要我借钱的意思。他什么时候写下这张纸条的，居然还写得头头是道？



在屋外，我伸头在水龙头下一阵猛冲，冷水激得我禁不住号叫，心里也舒坦多了。回到屋里，我将路线图撕下，放进口袋，把半张借条塞进胡光明枕头下，抓过挎包，出门了。

• 出走 •

来重庆城，是为了跟父亲见面。不是我想见，是行刑前他向政府的请求。

父亲要我去见他，是镇上得到电话，派人走二十几里山路来告诉我母亲的。

当时，我在村委会主任吴麻子家打麻将，放炮一块钱，自摸两块。我手气从来没这么好过，像有神仙附体在保佑，自摸一个接一个，门板也挡不住，一上午就赢了二十多元。气得吴麻子的铜钱大麻子个个又红又亮，把麻将砸得叭叭响，骂道：“毛狗狗，你龟儿狗爪子抓过屎么！”

同院子的李黑娃这时找来，对我说：“毛狗狗，还打麻将，不快一点回去，你家出事了！”

父亲在重庆城把人打死了，被判了死刑。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全寨子，一些关系好的乡亲还上门来打听是不是真的。这无疑对重病在身的母亲雪上加霜。可以说，父亲不光彩的死讯，加快了母亲生命的过世。

我可怜的母亲，在生命最后时刻这样对我说：“欠账还钱，杀人抵命，这规矩他不晓得么？是背时的，活得不耐烦了，想丢下我们不管。”

母亲认准这解释，这解释最合乎情理，要不，父亲为什么去把人打死，难道他不知道，一开始跟人拼命，自己的命也赔在那人身上？不过我想，父亲敢把命毫不可惜地抛撒，肯定是觉得还有更重要的需要。这或许我母亲不清楚，我也不清楚，目前都只能这样来看待这事。

母亲躺在床上说：“他在监狱等你，要见一面……晚了就不行了……”

她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但抓住我手臂的手，指甲却陷进了肉里，像惟有这样抓痛我才能使我听她的话，照着去办。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又不忘对我说：“在城里，他有个女人……那女人使他把我们忘了……那个烂货……”

这是真的么？母亲从哪里晓得的？是有什么风声吹进她耳朵，还是凭她女人敏锐的感觉在猜度？她把烂货两个字说得那么恳切，那么咬牙切齿，这就不能不叫我信了。母亲说话从来干净，干净得像她身上衣服，连一点儿泥浆也不沾。没想她在生命弥留之际却骂出了烂货，可见，她对那个是否存在的女人，怀有多深重的仇恨！

听母亲讲后，我有说不出的懊恼。父亲一向对我不闻不问，哪里有我这个当儿子的？我与他隔得那么远山远水，就像隔着一个世界。现在，他死到临头却想起了我。他是要把死的沉重移到我身上，用这个来压着我，他不管我，临死时却提醒我不要忘记他这个父亲。这一点不公道的，我很委屈。我脑袋轰的一声变重了，麻将赢来的好心情也泄个精光。我对母亲说：“我不去，你离不得人。”

母亲五十不到，正该是精神的时候，可是这些年病痛，折磨得她老了许多，瘦得皮包骨，蜷缩在床上简直像个小人人。母亲以前是寨子里公认的一枝花，说话柔柔的，对人和气，特别是一双眼睛，话未出口就先笑了。乡亲们没哪个不说母亲好。现在，母亲变样了，美貌被岁月和病魔抢走了，连眼里的笑，也被一层死气遮得严严实实。

母亲嚤嚤呜呜哭起来，把我抓得更紧了。她向我说了监狱名字，然后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对我说：“狗狗……赶紧去……晚了……警察就不等了……就当代我去……对他说我好，让他安心去死……”

母亲说得有气无力，却句句像钢针，穿过我耳朵，直通通扎在心上。

我心里喊，可怜的母亲啊！

说母亲可怜，是因为这些年来，明知丈夫已经将她遗忘，根本再不会回到身边，还对他一往情深，一门心思挂念。以她先前的话，她已经明知丈夫不像她忠诚，而她却对他忠诚。还有，她丈夫不像寨子里别的男人，守着自家田土和老婆耕种，收获庄稼的同时也收获后代，而是个人跑到山外边大城市过日子，致使我们家就我个人，不像



李黑娃家，除了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想，这是父亲最对不住母亲的地方。

我难以将母亲的挂念化为对父亲的渴盼，也难以在心中塑起父亲形象来。我跟他惟一的联系，就是墙上那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有这样的落款：黄金乡基干民兵集训留影，一九七六年五月。我曾无数次为照片上那张英俊的笑脸气愤过，要不是母亲也站在上面，那张笑脸早被我撕烂过无数次了。

听说他在重庆城一个什么市场里做事，赚了不少钱，吃香的喝辣的。这些都是在乡亲们嘴上风传的。在我记忆中，他除从邮局寄回几次钱外，二十年来，对他妻子和我这个儿子，就像是他遗忘在家里的烂衣破鞋，不闻不问。听母亲多次说，父亲离家时我才满月。难怪脑子里至今也无法映出他形象，连照片上的笑脸也觉得是虚幻的，不能给我真实。我甚至觉得，他那时的笑脸也是强装的，别有用心的，是为骗取我母亲爱情的。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在心里，早已将他骂成混账王八蛋了。为什么这样？可能是某次一起玩耍的李黑娃被他父亲牵着手带回家吃饭，李黑娃一边跳一边仰起脸跟他父亲说什么；也可能是某次过年，一些大人肩上驮着穿新衣服的小孩去镇上看热闹路过我们院坝；也可能那些都不是，是某一天早晨我醒来就开始这样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陪母亲，整天坐在她床前。深夜，母亲说冷，冷得周身打战。我坐上床，把母亲紧紧抱在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母亲努力睁开了眼，望我笑了，这一笑和睁开的眼就再也没从脸上收回……

去年，我们村高老师死了。一个受人尊敬的老人。在家人办丧事的时候，他又奇迹般活过来了，说是不堪忍受阴间寂寞，也丢心不下学校和孩子。我多么希望奇迹也发生在母亲身上，她老人家也耐不住阴间孤寂和丢心不下我又回到阳间哟！

可是，奇迹没有发生，母亲终归没有回来。

跪在母亲坟前，我把那张发黄的照片与纸钱一起烧掉。按说我该珍藏照片，但我还是把它烧了，因为母亲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老人家分分秒秒都能活灵活现在我的心上。

烧掉，是用父亲来祭奠母亲；烧掉，是彻底将父亲从我脑子里驱

除。

在坟前，我痛哭流涕，哭得昏天黑地，哀号声在寨子上空久久不散，搞得一个寨子愁云密布，亲乡们都站在通往坟坡的路口朝这边望，也在跟着哀伤。李黑娃一直在坟坡陪我，在旁边不歇地说：“伯母去都去了，去享福去了，还伤心干啥子嘛！”几次上来劝，被我拳打脚踢撵开了。每到吃饭，李黑娃都给我端来，我一点都吃不下，摆在母亲坟前当供品。

三天三夜，我昏昏沉沉，悲痛欲绝地守在母亲坟前。

半个月后，一把铁锁，我锁了家里那扇木门。

这天，乌云翻滚，空中不时洒下雨点子。同院子的乡亲都站在院坝上，一脸愁容，都说不出句轻松话来为我送行。李黑娃递我一支烟，替我点燃，跟我一起站在院坝边黄桷树下抽。他忍不住，还是说了：“狗狗，还回来吗？”

我无法回答他，沉默着把一支烟抽完。最后，我把烟屁股弹下院坝边的陡坡，又掏出钥匙扔下去……

· 探监 ·

太阳，在长江、嘉陵江升起的雾气里进进出出，搞得天也变脸，一会儿亮，一会儿阴。

此时，我的心情很难说清，不高兴也不痛苦，就是什么也没有。

我在路边小食摊吃了一大碗热辣辣面条，头上冒汗，打着饱嗝，别的食客都斜起眼睛看我。我不在乎。三百元从姓胡的身上买来昨天都还不曾有的德性。三百元当学费，觉得值。

在吃食摊众目睽睽之下，我又拿出路线图辨认，确定位置，盯准方位，默记一遍。胡光明都能在重庆城活得有滋有味，我为什么就不行？我决定不向人打听，凭默记找到关押父亲的监狱。

我恨父亲，但我还是得去，因为要了却母亲的遗愿，同时也是我跟这座城市惟一的一点关系了。

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找到了九板坡监狱。监狱居然在闹市区的一条小街上，黑灰色高墙和一道铁门就把世界隔成了两半，真不可思议。

